

平头百姓最关心的,是柴米油盐酱醋茶。肉价涨了、菜价跌了,水、电、燃气费要调整、常用药要重新核算等等,物价波动你必须了解,因为每天得数着皮夹子里的钞票过日子。不懂经济学没关系,那是专家的事,学问深奥,说来你也未必明白。电视剧《编辑部的故事》里余德利说的话“金钱不是万能的,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”,这已成了“经典”,通俗、透辟,远胜经济学的金科玉律。

毋须假装,钞票人人喜欢。古训有先: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。财路要来得干净、来得明白才坦然。靠歪门邪道弄来的钱叫黑钱,用了心不安、理不得,会坏事。道理虽然人人都懂,可现实中见钱眼开、贪不义之财的人还是不少,媒体上常见贪官污吏被拿下的负面新闻。违法乱纪捞钱的,其下场必然可悲。唐代李群玉有小诗《放鱼》,足以让人警醒:“须知香饵下,触口是铗钩”,铗,锋利之意。以人的肉嘴去咬尖锐的铗钩,那下场不说也罢。

工作为了赚钱,赚钱为了吃饭、穿衣求温饱,满足生存需求。人的最低欲望满足了,就会想改善生活,让日子过得好点。从前,暑天里想要台电风扇,闲暇时想在五斗橱上摆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看电视。钱包鼓起后,就想“更上一层楼”。

农家庄主的雅兴

万兴坤



在金秋一个周日,应朋友相约,去京南郊外赏秋,观田园风光结识了曹庄主。走进曹庄主的农庄,一条小黑狗摇头摆尾蹦跶过来,以示欢迎。一排平房,屋前屋后堆满了金黄的玉米垛,屋顶上晾着大大小小的“济公葫芦”。平房前是一道丝瓜长廊,从架子上垂挂下来的一根根丝瓜,接近地面,有的比人还高。穿过丝瓜长廊,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庄稼地。种着各种时令蔬菜,有长得像樱桃般大小、已熟透的西红柿,有形似尖菜的紫秋葵,有金黄的南瓜、乳白色的菜花,还有一片片花草、果林。紫红色的幸运草像铺了一层厚厚的地毯,柿树上挂满灯笼似的柿子,已收割的玉米地,留下枯黄的玉米秆变成了“金沙帐”。久居都市,到了郊外田野,平原辽阔,心情是那么舒坦。

从庄稼地回到庄园平房,曹庄主的老伴张振芳已沏好茶,准备了水果,热情招待我们。我打量着曹庄主,不像年逾古稀的人。说道:“你身体这么好,就像你的名字一定长寿”。老人答曰,名是爹娘起的,无意求长寿。接着,他讲述自己的坎坷人生。幼年失去双亲,成为孤儿。读了高小,被迫辍学。为谋生,与成年人一样下地干活。成家后,夫妻相依为命,可妻子幼时得小儿麻痹症留下后遗症,又患有心脏病,三十岁就被判了“死刑”。他以为妻子的生命朝不保夕,活一天,算一天。他把家里“好吃的”省给妻子,妻子最终活了下来。曹庄主夫妇育有六个子女,子孙满堂。老人感慨地说:当时,只有我养活她,她才能养活我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曹庄主只身一人进京打工,在一家研究单位的大院看门扫地。两年后,他把妻子接来一块过。新世纪给曹庄主带来新机遇,他开始承包这块土地,承包期是三十年,还在村里买了两亩宅基地,盖了房。老人说,守拙归田园,祖辈以农为业,种地是庄稼人的本行。曹庄主还喜欢做诗,我翻阅他的诗集,题材颇广,田园山水、咏史怀古、人生感悟均涉及。“您一生都在为生计操劳,怎有写诗的雅兴?”我问道。老人自嘲是一凡夫俗子,不讲韵律,信手拈来,自娱自乐。“歪诗不过名人目,野咏但求知己评。”他幼时受父影响,喜爱古典文学。上高小时,写作文,体裁可自选。他选择了用诗写作,受到了老师的赞扬。从此,喜欢上了诗。这时,曹庄主的老伴端了一盆刚蒸熟、还冒着热气的玉米棒,让我们尝尝。她乐呵呵地说:老头子喜欢热闹,秋夏季节,瓜果成熟了,他都要请一些朋友来叙叙,有吟诗的、唱歌的、画画的、写字的,大家很开心。看到老伴忙碌的身影,曹庄主念起当年写给妻子的诗句:“记得相来时,低头向壁语。偶尔一回首,芳颜共未识。”“洞房夜挑灯,近睹芳容。初秋缠绵手,轻语共入眠。”透露出他们年轻时的浪漫情调。问其客居京城的感觉,他即席赋诗作答:“寄身京城不记春,斗转星移鬓发髡。居家更觉老妻美,远游始悟邻里亲。”如今,曹庄主举家迁至北京定居,农忙时,子女们赶来帮忙,也共享农年丰收的快乐,全家过着安逸的田园生活。此刻,我的心境是愿世人“唯有悯农心尚在”。

钞票啊,钞票

吴莉莉

楼”,陋屋换成有煤卫设备的新工房,再后来,想买商品房……芝麻开花节节高,目标朝着“小康”奔,老百姓的愿望也很正常。

但愿望有别于欲望。“欲壑难填”不是好词,因为壑深无底,掉下去性命交关。那些劣迹斑斑的高官巨贪,有的坏蛋家藏脏款,查处时用点钞机数钱,竟会烧坏四台机器;有的坏蛋家,被抄出的钞票整整装满了一卡车!我等百姓真是弄不懂,人生在世不过几十年,要这么多花纸头做啥?这种贪官污吏,其实是坏蛋加笨蛋,蠢得不懂钱。钱是什么?

用来换物的货币而已。物够用就行。如今人们重视保健养生,谁都晓得:山珍海味多吃会得“三高”;狐皮暖裘裹身会出鼻血;豪宅几幢,会招贼骨头,弄得不好还会身丧非命。民谚“财不露白”,钱多惹祸。但是,万一哪天失了口呢?守着金银财宝还须天天担惊受怕,压力如山大,活得不值。

早年我们的父辈有点小余钱,就存银行或是买公债(那时只有中国人民银行),叫做“支援国家建设”,爱家又爱国。现在街上大小银

不少名胜古迹,常能看到塔。塔在中国传统建筑中颇有特色,是外来因素与我国固有的传统相融合而形成的建筑物,样式繁多,造型优美,雕饰别致,远近观赏都能给人以艺术享受。

中国的塔,原义专指佛塔。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,中国没有塔这种建筑

不少名胜古迹,常能看到塔。塔在中国传统建筑中颇有特色,是外来因素与我国固有的传统相融合而形成的建筑物,样式繁多,造型优美,雕饰别致,远近观赏都能给人以艺术享受。



一向喜欢阅读名人传记,有点崇拜情结,于是我成了“故居控”:外出旅游,总会寻寻觅觅去拜瞻名居。

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附近的东吴大学幽深处,我走进了国学宗师钱穆的故居“素书楼”。曾经看过一篇小传,说钱老讲课最有影响的是中国通史,他在经学史上另辟了以史治学的新路子,从北大讲到西南联大,讲了整整八年,还由此赢得了“北胡(适)南钱(穆)”的赞誉。在资料室里,有耶鲁大学授予钱穆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的雅评:“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,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,来充实自由世界。”可是,这位大师却连

行多过从前的米行,人们早不把存银行当首选。再说,“银行”前面的定语也太多,各家银行力推理财产品,大堂经理的游说天花乱坠,说是盘活你的资金,能让你短期发财。可到头来结账,买家的一点老本活是活了,“活”得上有下有,多数人不升反跌,亏了血本的。投资股市、房市吧,炒股有风险,犹如乘电梯,上上下下不好受;买房不是小朋友搭积木,更不好玩。如今房价飙升,没有七位数压在箱底,玩不起!

人与钱,好比主与仆。人用钱,钱被人用。有位多年前的同仁,艺术师范出身,弹得一手好钢琴。有点残疾,近五十了尚未婚。每月5日发工资,上午领了薪水、下午直奔银行——存钱。他烟酒不沾,一件中山装能穿十几年,日子过得巴结,钱也积了不少。后来突发急病,未到退休就弃世,攒下的钞票兄弟几个瓜分了。此君遗产处置完全合法合理,尽管在世时,兄弟们与他并不和。这一辈子他活得真冤。钢用刀刃,钱用要值。何处算“值”?见仁见智,没有标准的答案。窃以为:小而言之,让自己健康、快乐;大而言之,让社会得益。与“孔方兄”相处,别当“钱奴”,唯如此,才能不亏自己,不愧社会。

本人甘于粗茶淡饭,没见过大钱,也不曾有过大志。晒一晒自己的陋识浅见,与诸位分享。

塔

刘其舜

类型,连“塔”这个字也没有。塔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外来词音译新造的字,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,直到隋唐时,那时的翻译家才创造出了“塔”字,作为统一的译名,沿用至今。相传,在印度,佛祖释迦牟尼的舍利由弟子们分别建塔放置一部分以为纪念。后来把供奉或收藏佛骨、佛像、佛经、僧人遗体等的高耸型点式建筑称作“佛塔”。



中学都没毕业,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。钱老曾在抗战时期大声疾呼:“所谓民族争存,底里便是一种文化争存。所谓民族力量,底里便是一种文化力量。”他七十多年前的阐述,今天听来依然是振聋发聩的醒世之论。

张学良的“少帅禅园”在温泉胜地北投的半山腰,这是有上百年历史的日式建筑,二战末期被日军改为神风特攻队出战前的慰安所。从六十年代起,少帅与夫人赵一荻被长期幽禁于此达二十多年。禅园依山而筑,四周云岚缭绕,榕树参天,鸟语花香,真是一个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呀!这里有温泉泡足和洗浴,小六茶铺

德业相继,家学相承。吕惠生、吕其明,父子两代人的家国情怀,绵延的不仅是血脉相续,更重要的是精神气脉的传承,关于传统文化,关于人文精神,关于学人风骨……还有那可歌可泣的传奇人生。

1935年,那是一个黑暗的年代,神州大地,凄风苦雨,霾云漫天。一次,两家豪绅为了霸占一块公田修建私人宅第,竟然采取贿赂手段,拿出两百块银元,妄图买通吕惠生为他们的方便。吕惠生感到受了奇耻大辱,遂作《七绝》一首:“萋萋货利已根生,哪得人人肯洗心。只有铲除私有制,人心才可不迷金。”在愤懑中,为了拆穿恶人,对天铭志,他断然将那笔贿款公之于众,用它在公共场所建了茅草小亭,并亲笔书写“洗心亭”三个大字,悬于其上。此举一出,当地豪绅既嫉恨、又

塔作为佛教建筑,随同佛教传入我国,历代的能工巧匠在我国原有的亭台楼阁传统基础上,创造出各种不同形式的塔。中国佛塔以楼阁式和密檐式为主,都是结合印度塔的原型与中国的亭台楼阁创造的。随着供奉佛像的佛

殿建筑兴起,一般佛塔就建在殿的后面,如苏州的虎丘塔,或别筑塔院来建塔,如杭州的六和塔。有时把塔建在寺外地势较高的位置上,给朝山进香的人指引方向,上海的龙华塔虽不高,也属于招引塔之列。再往后就是为了观赏山水而建立的“风水塔”,这已与佛教无关了。

在现代汉语中,凡是细而高的建筑物大都称为“塔”,如埃菲尔铁塔、比萨斜塔、电视塔、水塔、灯塔……但也有例外,烟囱就不叫塔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饮茗,还可在“汉卿美饌”品尝赵四小姐传下的养生私房菜,那就价格不菲了。张将军的起居室里还陈列着大书桌、大照片和墨宝,高台上的纪念亭里有他的铜像、手迹石刻等。眼前所见,让我穿越时空,仿佛看到了那翻飞跌宕的

台北的名居

俞昌基

蔬菜、听京剧、搓麻将、读圣经的生活场景。离这不远的温泉亲水公园旁,有个古朴优雅的二层楼建筑“梅庭”,这是辛亥革命元勋、“近代草圣”、桂冠诗人于右任的避暑之地,雄浑飘逸的“梅庭”两字是他亲手所题。我看到屋内展

害怕,而民众却拍手称快,一时传为佳话。

在家乡安徽无为县东乡有一条拦江长堤,名叫“惠生堤”。年长的乡亲们,会把它同吕惠生的名字连在一起。1943年,黄丝滩江堤全线溃崩,面临如此

紧急的局面,吕惠生以对革命、对人民的高度忠诚,当机立断,发动了建设黄丝滩新堤的战斗。他是把“这一伟大的水利建设工程”作为“为了防御水患、获得安全,为了保障生产,长期抗战,为了巩固发展皖中抗日民主根据地,争取抗战胜利,建国成功”的大事对待的。在与占据芜湖的敌伪隔江

对峙、头上敌机不断盘旋、敌人时而偷袭的严峻形势下,吕惠生同几十万民工同生活、同战斗,一起挖土、挑担、打夯,呕心沥血,风餐露宿,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忘的日日夜夜。这项被新四军七师政委曾希圣喻为“皖中劳动人民的惊人奇迹”的宏大水利工程,历时8个月,212个昼夜,终于在1944年5月6日,顺利竣工。经皖江区党委批准,新堤被命名为“惠生堤”,它所包容的意义是深沉的,凝结的精神是伟大的,以家为家,以乡为乡,以国为国,以天下为天下。

“临难毋苟免”。吕惠生从1945年9月中旬被捕,到11月13日牺牲,短短55天里,他经历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。面对种种引诱,他无动于衷,遭受严刑拷打,他面无愧色,最后黔驴技穷的敌人问道:“你今天就要死了,感到遗憾吗?”他面对几把明晃晃的刺刀,视死如归,掷地有声地回答:“为革命而死,为

一个时代的

诗礼传家,风骨嶙峋,代代相传,绳绳相继。

“家教与门风”征文选登

一个同事,四十余岁,直肠癌,大伙看他,他说,真悔以前没有好好活,那时何必要追求那么多名利呢?健康地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。

他的话让大家深思。许多时候,真正困扰我们的,我们孜孜以求、念念不忘的名呀利呀,往往不是最重要东西。像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,如健康平安,就像阳光空气一样,往往为我们所忽视。只有失去时,才知道它的可贵。

大部分的人生都在舍本逐末,这是多么傻呀。

出

在台北的日子里,我还拜谒了胡适、林语堂、梁实秋等文人的故居,都有如见其人、如闻其声之感。可惜因故没能走进名画家张大千的“摩耶精舍”,遗憾!



真理而死,是最大的光荣,绝无遗憾!遗憾的是坚持敌后8年,有许多宝贵经验没有来得及总结。”就在那一天,父亲走到了一生光辉的终点。

“关河累年,死生契阔。”父亲给了吕其明理想的深度,创作的情怀和为人的态度,“父亲的做人做事,是我的一面镜子;父亲的高尚品德是我人生的路标;父亲的一生一世,影响我后来的一切,包括我的工作、学习、生活、创作乃至我生命的全部。”

1940年,在孩提时代就投身新四军革命大家庭的吕其明,在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中经受战火的洗礼和极其艰苦生活的磨练和考验,既熔铸了他的灵魂、意志,也赋予了血与火、爱与恨的乐思。半个世纪以来,他创作了一批器乐作品和声乐作品,《红旗颂》、《使命》、《雨花祭》、《龙华祭》、《庐山恋》、《城南旧事》、《焦裕禄》、《雷雨》、《寒夜》、《子夜》、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、《谁不说俺家乡好》……这些作品也铸就了他一生的音乐品格和骨风,扎根于民族的土壤,追求与民众的结合,并以此为事业,坚定信念,焕发激情和灵感,让探索的琴弦不断弹奏出作曲家心底最纯粹的声音。

一个时代的

诗礼传家,风骨嶙峋,代代相传,绳绳相继。

“家教与门风”征文选登

一个同事,四十余岁,直肠癌,大伙看他,他说,真悔以前没有好好活,那时何必要追求那么多名利呢?健康地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。

他的话让大家深思。许多时候,真正困扰我们的,我们孜孜以求、念念不忘的名呀利呀,往往不是最重要东西。像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,如健康平安,就像阳光空气一样,往往为我们所忽视。只有失去时,才知道它的可贵。

大部分的人生都在舍本逐末,这是多么傻呀。

出

在台北的日子里,我还拜谒了胡适、林语堂、梁实秋等文人的故居,都有如见其人、如闻其声之感。可惜因故没能走进名画家张大千的“摩耶精舍”,遗憾!